

网络小说 + 爱情鸡汤

横渡泪水

HENG DU LEI SUI

网络小说 金琥 著

+ 爱情鸡汤

这不能完全阻止我的思念，于是我在床上乱翻，终于翻出一件姐姐换下还没来得及洗的内衣。它洋溢着姐姐的全部温柔和体香。我把它捧起来，蒙住鼻子，深深地呼吸。这个时刻，我似乎拥有了姐姐金枝玉的全部。

新疆人民出版社

荣誉出品

网络小说 + 爱情鸡汤

横渡泪水

金 琥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荣誉出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渡泪水/金琥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9

(网络小说)

ISBN 7-228-05858-5

I. 横…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858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湖南省长沙市文华印刷厂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5 千字
插 页	3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定 价	48.00 元(全套四册)

在网上写点东西,就叫网络文学,这办法挺好。

我的文学就是我的私生活。恐怕有一天,私生活里也包含着私生子。不过现在没有——我就爱这样无所顾忌地往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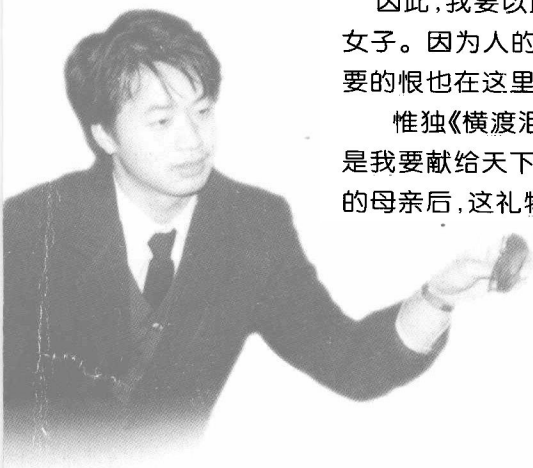
我的私生活里充数着千百种爱情故事。与我恋过爱的女孩,不敢说有一个师,至少是上了团级编制的。她们遍布全国各地。中间没有一个跟我走进教堂,成为我的妻子。她们有的恨我,有的仍爱我。这就是爱过一场之后的两种结果。

今天,她们看到我的书,书上我的照片,不用想,心情是复杂的。当她们走进我的书里时,原谅我要把她们带回到故去的岁月。其实,像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她们,我一个也没有丢。她们全活在我的心里。

因此,我要以此书,献给所有滚滚红尘中的年轻女子。因为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爱在这里,最主要的恨也在这里。

惟独《横渡泪水》不能算做送给她们的礼物,那是我献给天下的母亲们的。当然,等她们做了人的母亲后,这礼物归她们,那是自不待言的。

心灵原唱





目录

1 横渡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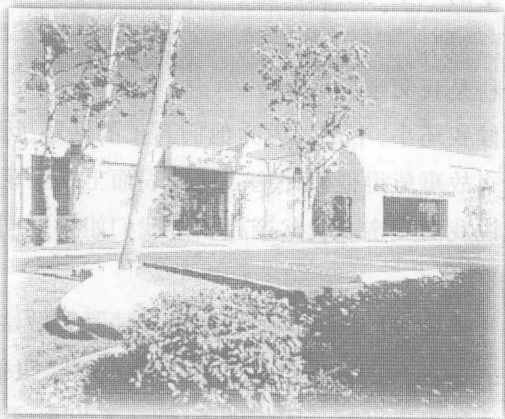
114 为谁做梦

191 朱海





横渡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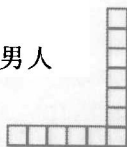
1

上 篇

我是老照壁一带惟一比姐姐小三天的弟弟，但我们不是龙凤胎。

当我在老照壁街坊邻居的眼里长成一条“半大狗”时，我已经能完全彻底听懂他们的话了。

有时候我到他们家门外喊他们的儿子出来跟我玩，男人





们坐在街边喝茶聊天，女人们则蹲在水笼头旁搓隔夜换下的衣服。我立刻成了他们议论的中心。

他们不冷不热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鹏伢子，你只比你家枝玉妹子小三天呢！”

男人中的一个马上就谑道：“三天连中两靶，金子科真是精子科，好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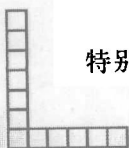
金子科是我父亲的名字。

那时候我还小，不足以成为他们真正的话题，因为我并没有创造什么故事值得他们评论。他们表面上是在说我，实际上全是在说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创造我们姐弟的同时，创造了很多故事。

那时我很知廉耻，懂得他们在用一种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方式嘲笑我的家庭。我于是永远也不会跟他们搭话，只是对街边的平房里喊：“国权伢子，你还不出来，我就不理你了，我跟四新伢子玩去！”

事实上我并没有魅力喊四新伢子出来玩，因为我家里正有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丑闻被他获悉——他从他父母的闲聊中得知我父亲金子科曾患过梅毒，父母告诫他凡是我家家人坐过的热凳子不要坐，会传染。我并没有什么事得罪他，他却决定从此跟我断交。后来我还是厚着脸皮把国权伢子喊出来一起去玩了。

那时我的家丑虽然被张扬，但我的童心未泯。那时候我特别爱玩，好像玩得痛快我就会长得更快，我懒得想事，只盼





望自己快点长大,做个新人。没有人跟我玩,我的日子就好像要坐牢了。

我那时才十二岁。渴望未来的三年能一晃而过。因为我母亲常常对我说:“长到十五岁就好了,就可以像街口治国伢子一样牛高马大地帮他母亲做事了。”

有一次治国伢子的母亲和街口的一个专门欺负堂客们的男人吵架,治国伢子二话没说,走上去把那男人扛在肩上,像打擂台一样旋起来。

结果那男人是爬着回家的,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天旋地转里度日。治国伢子的母亲很欣慰,将此事对我母亲说。我母亲很是羡慕,看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治国伢子的母亲就鼓励我母亲说:“快了快了,都十二岁了,再过三年,你男人就不敢在你面前胡作非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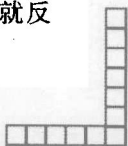
我母亲也说:“我是没日没夜地盼望他们快点长大啊!”

治国伢子那时正是十五岁。因此在我的信念中,男孩子到了十五岁,就是大人了。

我和姐姐金枝玉第一次见面,是在母亲的怀中。那时母亲正抱着金枝玉坐在老照壁低矮的屋檐下哺乳。

每次哺乳时,就是母亲想她无穷无尽的心事的时候。她只是想而已,那时的她并未得出什么答案。

有些人在闲暇时,总是回味快乐;而没有快乐的人,就反刍痛苦,并且似乎成了嗜好。母亲就是这种人。





姐姐拼命地吮吸母亲的乳汁，母亲却浑然不觉，一副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的样子，却想一件遥远的与哺乳毫不相干的事。如果有个画家愿意为母亲此时的样子作幅画，那一定是一个内心痛苦而外表伟大的圣母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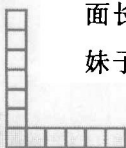
金子科这时正从生下我的那个女人家里出来，手里提着我，像提着一捆破烂的旧衣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路上，累得他几次想把我丢进公厕里。一种本能又命令他不要丢。我的命运就在他这一转念那一转念间飘忽。好在没多久，他已走进老照壁。当我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我还在金子科手里。

“把左边奶子拿出来，看他呷不呷？”金子科声如洪钟，用吩咐女奴的口气喝道。我母亲如闻炸雷，从沉思中惊醒，忙乖乖地把左边衣服撸上去。

金子科像剥香蕉一样，从破襁褓中把我的小脑袋剥出来。母亲这才发现又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瞬间，她便打发了所有的矛盾和犹豫，决定用她因营养不良而不充足的乳汁来喂养我。

我饿极了，见到奶头，就一口咬住，拼命吸起来。我当时被生下我的女人饿得大约像个小吸血鬼，母亲受不住，终于忍不住痛苦地叫了两声。

“说起来可怜，一个弃婴，丢在北正街的厕所里，我看他下面长的家伙跟我一样，觉得可惜，就捡了回来。不晓得是哪个妹子偷人，敢偷不敢养，做了这缺德事。你把他给我好好带





大,说不定十八年后,此地又多条我这样的好汉。”金子科用讲故事的口气,跟我母亲说。他末尾一句说得很自豪。

我母亲一听,对这事心里就有了另外的主意。但嘴上却本能地叹口气,说:“吃没吃,穿没穿,两张嘴吸我的血,我会死的。”

面对母亲的所有痛苦,金子科总是视而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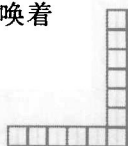
不到一岁的姐姐金枝玉,本能地知道来了食敌,她特别早熟,于是踢了我一脚。她的脚太小,我并不疼痛。金子科还是赶了上去,打了姐姐一个耳光。

姐姐放声大哭,停止了吃奶。而我趁这个机会,偷偷地吸个饱。

第二天,金子科照例到外面寻花问柳。母亲从黑暗的屋里出来,抱着我,坐到老照壁低矮的屋檐下,然后叫屋里的大哥金顿兜把金枝玉抱出来。

母亲撸出两只并不大的奶子,照例我在左边,姐姐在右边。开始哺乳,我们各自吸得欢。母亲的思绪却从眼前这个既快乐又痛苦的现实中逃离出去了,她不敢像现在那些幸福的小母亲们一样体会哺乳的快乐,现实告诉她痛苦永远大于快乐。她只是抱着两个孩子,半抬着头,望着街顶狭窄的天空,如同井底之蛙。

母亲有限的奶经不住我和姐姐的吮吸。我和姐姐便同时知道好吃的不多了。姐姐又奋起反抗。她抬起头,嘴里叫唤着吓唬我的呀呀呀,伸脚踢我。





我咬住母亲的奶头不放，一个劲地往母亲的胸脯里躲，像个贼，似乎要藏到母亲的心里去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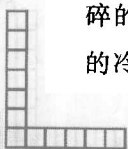
母亲这时从她的沉思中清醒，伸手拍着姐姐的屁股，嘴里哄道：“哦，我的乖乖玉，让他吃吧，他是你的弟弟呢，妈妈已经认了你这个弟弟了，你就不必有意见啊，哦，乖乖玉，听话，听话，慢慢吃吧！”

姐姐似乎听得懂母亲的话，复把头埋下去，吮着早已没有乳汁的奶头，如同吮自己的手指。她也从此认了我这个弟弟了。

母亲又把五岁多的大哥叫过来，大哥伏在她的膝上，很听话。母亲看到他饿得吃自己的清鼻涕。母亲不忍心用什么讲卫生的道理制止他，或许儿子那清澈的鼻涕可以解除他的许多痛苦。母亲只是说：“你们三个，都是妈妈的亲骨肉，弟弟没有妈妈爱他，妈妈就认了他，你们今后不许吵架，要跟妈妈一起相依为命。知道吗？”

大哥早熟地点着他那蓬头垢面的小脑袋，而我和姐姐早已停止了吃奶，从母亲的怀中抬起头，竖着耳朵，如同澳洲草原上两只听到某种动静的小袋鼠。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母亲选准了冬季气温最高的时候，决定给我们洗澡。她从捡破烂用的板车上抱回许多被打碎的旧家具。干柴烈火，母亲烧了一大锅开水，搀进镬铁脚盆的冷水里。把姐姐和我一同放进脚盆里。





熊熊大火在平房里继续烧着，如同一堆庞大的可以抗拒荒野严寒的篝火，我们一点也不冷。一坐进干净的热水里，我和姐姐就激动得格格地笑起来。先是手忙脚乱地打水游戏，后来我和姐姐在脚盆里抱成一团，相互打着踢着，咿呀呀地笑个不停。

大哥也控制不住自己，早就赶了过来，把手伸进盆里玩水，好奇地伸手摸摸我的腿，又摸摸姐姐，捧着水往我们身上淋。他感觉到热水的温暖柔滑，他激动，浑身颤抖，就情不自禁地用哭腔向母亲求情说：“妈妈我也要洗澡！妈妈我也要洗澡！”

母亲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都在我和姐姐身上，只用百分之一的神经应付大哥说：“等会洗。”

我和姐姐身体细小的区别还是被大哥发现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还没有学会隐瞒，他说：“妈妈，妹妹怎么没有小鸡鸡呢？妹妹的小鸡鸡呢？”

母亲不耐烦大哥的傻问，斥着他说：“妹妹就是妹妹，妹妹没有小鸡鸡，要不怎么叫妹妹呢？妹妹与你们不同，今后不许问这样的傻问题了，听到没有？”

大哥说：“听到了。”

母亲接着用不负责任的态度丢一个问题给大哥：“南阳街的李婆娘昨天生下儿子没耳朵，你去看看？”

大哥蹲在脚盆边不动了，抱着母亲杜撰的问题思考，母亲得以集中精力给我和姐姐洗澡。大哥把脑袋想烂了，都没想





出结果,问道:“妈妈,李婆娘生的儿子怎么会没耳朵?”

母亲说:“我也搞不清,你去看看嘛,去,打听打听,回来告诉妈妈消息。”大哥就一溜烟地跑了。

我一直和姐姐在脚盆里高兴地扭打成一团,母亲拆都拆不开。好不容易被母亲拆开了,母亲掰开我的两腿,用一个指头勾起我的小鸡鸡欣赏起来,嘴里配合着摇篮曲似的呻吟说:“小鸡鸡,小鸡鸡。”是要我不必惊慌。

姐姐学讲话比我早,这时已经能够学会一字半腔了,她嘴里一个劲地唧唧呀呀地笑着。

在水里洗了很久,母亲终于把我和姐姐抱到她的膝上,一边亲一口,对我们说:“你们长大了要相亲相爱,远走高飞。”

然后母亲又用当时文化大革命里流行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腔调,在我们耳边唱道:“相亲相爱,远走高飞,相亲相爱,远走高飞。”

把我们的衣服穿好,母亲便将我们丢在家里惟一的床上玩耍。刚从澡盆里出来,我们得以闻出床上的霉气和臭气。这些气味都是金子科留下的。他从来不洗脚,也不洗澡,他每晚睡觉还喜欢光着身子。而母亲爱干净,她经常洗澡。被褥被母亲洗干净,一晚上的工夫就被金子科弄得臭气熏天。母亲没办法,只有不停地洗。

母亲栓好房门,很快地换了一盆干净水,脱了衣服,坐进脚盆里,她自己洗将起来。

母亲这时的身体已被当时的生活榨得枯瘦如柴,两只乳





房就像气球放了气，挂在胸前，一口风都可以把它们吹得飘起来。

后来我长大了，据街边的张三麻婆讲，我母亲刚嫁给金子科时，是如何的丰满圆润，那对乳房当然像节日吹得饱满的气球了。

母亲刚坐进脚盆里时，还能快活地哄着我们说：“崽崽洗完了，妈妈也洗。噢，热水里好舒服呀！”

母亲往身上打水，慢慢地就仔细地搓起来，不再理我们。我和姐姐又抱在一起，咿咿呀呀地玩耍着。直到房间里静得我和姐姐的咿呀声特别响亮时，我们才去看母亲。

母亲这时抱着双臂，把胸脯掩藏起来，仿佛因为小而羞怯，她那迷惘失神的双眼显出内心极度的痛苦，又苦又咸的眼泪沿着鼻尖滴了下来。当母亲发现我和姐姐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她时，母亲掩面而泣，我和姐姐异口同声地叫道：“妈妈！”（从此我和姐姐都能正式开口讲话了）

我母亲经受不了她渴望已久的、被她视为掌上明珠的这对小儿女终于能开口叫唤第一声的新鲜而深情的“妈妈”，突然放纵，从脚盆里跳出来，扑到床上，抱住我和姐姐放声大哭起来。

几分钟后，现实使母亲养成的畸形的理智，让她强行止住了哭泣，这好比汽车司机的刹车。若让母亲纵情，她就是三天三夜也哭不完心里的苦楚。

那神奇的瞬间刹车来到后，母亲立刻像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只见她擦干眼泪，复坐进脚盆里，飞快地洗起来。而这时她也不像在洗自己的身体，倒像洗一件她不愿洗的脏东西，带着某种愤恨的情绪，快快洗完，穿好衣服。这时大哥回来了。

大哥在外面使劲踢门，口里叫道：“妈妈你要不得，你骗我，南阳街的李婆娘根本就没生儿子，她说‘你妈妈在家里没事做发神经，我昨天吃了一肚子的萝卜，胀是胀得像是一个要生崽的堂客，可是一夜的消化，现在瘪得连个屁都打不出了。你回去跟你妈妈说，要她再莫乱开这样的玩笑了，这是碰了我，要是碰了别人，还不到你家去打你妈妈的嘴巴？’”

母亲开门把大哥放进来，也不跟大哥解释，一把将他抓到脚盆边，喝道：“你不是要洗澡么？现在该你洗了，自己把衣服脱了，我去给你倒水。”

大哥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胆怯地站在一边。他大概连每根毫毛都像金子科，所以母亲很是不喜欢他。母亲把他往脚盆里拉时，嘴里骂道：“你跟金子科就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点样都没走。”

大哥洗澡，一点欢乐也没有，倒是尝到了这样那样的痛苦。大哥就是因为特别像金子科，所以在母亲的眼里，他的错误是命中注定的，这个错误连造物的上帝都有份。

母亲根本没有把他当成一团嫩肉洗，而像洗一个冰冷的萝卜，搓得大哥的皮肉和骨骼叭叭直响。大哥被搓得这里痛那里也痛，不住地叫哎哟。



母亲说：“你倒像你父亲一样，娇气得要命，长大了也会是个靠补品过日子的人，可惜你生错了家庭。告诉你吧，你没有娇生惯养的命。”

后来母亲经常给我和姐姐洗澡，很有规律，哪怕那天母亲捡破烂累得瘫了半截，她也要硬撑着给我和姐姐洗澡。

每当母亲给我和姐姐洗澡时，大哥并不记得前次的教训，他总是冷脸伴热脸地凑上来，跟我们一起嬉笑，帮母亲搬搬凳子，递递衣服等。有时他也看出了母亲的一点心思，问道：“妈妈，你怎么总是给妹妹和弟弟洗澡？”

母亲这时总会千篇一律地说：“你妹妹和弟弟是牛郎织女，他们长大了要成仙，所以从小就得爱干净。他们都是喷香的，他们才会相互爱慕。”大哥总是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有时母亲心血来潮，或是她那天并不疲惫，洗完我和姐姐以及她自己后，突然记起脏兮兮的大哥，问大哥要不要洗个澡？大哥这时总会心有余悸，吓得一个哆嗦，说：“我不洗，我不洗。”

虽然下雪天路上捡不到破烂，但母亲还是一清早就拖着板车出门了， she 会把老照壁、南阳街、黄泥街、邵阳坪等几个垃圾站翻个底朝天。

“垃圾站里埋藏着许多金子！”如果那天母亲收获不小，回来时她准会亲着我和姐姐的脸蛋这样跟我们说，并不在乎我们是否能听懂。那时我们真的听不太懂，但知道母亲高兴





是毫无疑问的，于是跟着母亲高兴，叫着妈妈，哈哈笑着。在这种欢快的氛围里，母亲的情绪也会高涨。她会马上一手抱一个，带我们去街口吃胡老馆的棉花糖。

胡老馆怕被人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只能偷偷地卖棉花糖。所以有时我们并不能碰到胡老馆，母亲就拐进街边国营商店，去买两个发饼给我们吃。

我们喜欢吃棉花糖是因为母亲也喜欢，我们的外婆家就是祖传做棉花糖的。母亲说棉花糖有灵性，而发饼没有，呆头呆脑的，像我们的大哥。这种时候，八成有大哥跟在后面。

姐姐有时总会做出一个小女孩难能可贵的善行，要把棉花糖或是发饼分给大哥吃，大哥总是边吞诱人的口水边打假装的嗝，说：“我中饭吃得很饱，不想吃。”

母亲这时会冷冷地制止姐姐说：“他中饭是吃得挺多的，他是不饿。”

这天，大哥可爱极了，趁母亲清早出门，他就溜下床，跑到屋后，把他藏起来的木材抱进屋。床上没有金子科，昨晚他睡在他的丽格烂（情人）家里了。我和姐姐坐在床上，高兴地看着大哥上演他的新剧目。

母亲一出门，大哥立即成了我和姐姐的保姆。母亲每次出门回来，家里总是平安无事，全仗大哥的照料，这又全仗大哥的懂事和天性，他的天性就爱演戏。

母亲第一次出门时，我们的哭声跟着她的屁股追出来。母亲又折回来，嘱咐大哥说：“好好哄着你弟弟和妹妹，我回来

